

歷史與空間

西望玉門關

■ 安立志

(上)

黃沙遠上白雲間，一片孤城萬仞山。
羌笛何須怨楊柳，春風不度玉門關。
王之渙的這首《出塞》詩（《全唐詩》卷18），可謂家喻戶曉，耳熟能詳。千百年來，玉門關已經成為一個歷史符號，一個美學符號，一個懷古符號。

玉門關何在？CCTV10「地理中國」播過一期《尋找玉門關》（2011年7月13日）。片中的歷史、考古專家認為，玉門關遺址有三處，且都在甘肅河西走廊，一處在酒泉的石關峽，一處在敦煌的小方盤，一處在安西的雙塔堡。三座玉門關並非同時存在，而是不斷遷徙的結果。專家的結論是，三處遺址，按其設立的時序，最早是酒泉的石關峽，其次是敦煌的小方盤，最後是安西的雙塔堡。不過，當年的雄關要塞，早已消失在兩千多年的歷史風煙之中，只剩下片滄桑與荒涼。

參加敦煌采風的鳳凰名博們，離開敦煌，長驅90公里，一路向西，尋找夢境裡的玉門關。公路兩側，黑色的戈壁灘，遼遠無際。大巴車在一座牌坊前停車，牌坊上有兩副楹聯，外聯為：「秦燧漢關今猶在，張騫李廣俱往矣。」內聯為：「看大漠孤煙長河落日，聽塞外羌笛胡角馬嘶。」楹聯作者失於考證，張騫死於玉門關設立前三年，而李廣從未在隴西一帶作戰，因此，與玉門關沒有多少關係。楹聯水平雖一般，大體道出了玉門關的蒼涼與悠遠。

玉門關遺址，位於河西走廊西端，疏勒河下游南岸。這處遺址包括三部分，即玉門關、漢長城、河倉城。眼前的玉門關，即小方盤城遺址，西漢時是玉門都尉府所在地。1907年，英國探險家斯坦因在遺址北側發掘出漢代竹簡若干，由簡牘內容可知，此處即為漢代玉門關舊址。1944年，我國考古學家夏鼐等人在此地又掘得漢簡多枚，其中有「酒泉玉門都尉」字樣。專家認為，西漢初期，玉門關附近並非沙漠戈壁，荒無人煙。當時的疏勒河，河面寬闊，湖泊眾多，沼澤密布，蘆葦叢生。當年的玉門關，駝鈴接踵，馬隊絡繹，商旅繁忙。

而今天的玉門關，只是一座四方形小城堡。如果不是巨石上的銘文「玉門關遺址」，遊人很難把這座矗立在戈壁深處、規模不大的荒城廢墟，與聞名遐邇的古代要塞聯繫起來。關城遺址呈方形，約600多平方米，由黃土夯築而成。西、北各開一門。西門一側陳列着幾幀近年發現的文物照片，如漢簡、麻布等。大約出於保護遺址的目的，關城從外到內鋪設了一條木板通道。進入關城，從北門洞口可以看到關外的景物。關城內側東北角長着一叢並不茂盛的紅柳，東南角有馬道可以登城。北門外有一條東西走向的古車道，據稱就是古代的絲綢之路。遺址北面有一處風蝕台地，登臨四顧，

「天似穹廬，籠蓋四野。天蒼蒼，野茫茫」（《敕勒歌》）沼澤遍布，丘壑縱橫，紅柳花紅，蘆葦葉綠，藍天白雲之下，與古代要塞交相輝映，不免觸發思古之幽情。

玉門關遺址以北，疏勒河故道以南，東西走向的漢長城，蜿蜒逶迤，不見首尾。西行5公里，還有一條南北走向的長城，向南直達陽關。敦煌境內的漢長城，不同於北京附近磚構的明長城，也不同於魯中山區石壘的齊長城。漢長城以紅柳、蘆葦作「鋼筋」，黃土、礫石作「水泥」，夯築而成，有點類似東北的「乾打壘」。長城沿線，每隔一段就有城堡、烽燧。長城內外，荒草白沙，空曠寥廓，早已不復當年的戰馬嘶鳴和刀光劍影。正是這乾燥少雨的大漠風沙，才保留了這漫千年的歷史陳跡。

玉門關向東，有一座古城堡——河倉城，又名大方盤城，漢代稱「昌安倉」。河倉城坐北朝南，呈長方形，夯土版築，比玉門關大很多。河倉城三面為湖泊、沼澤所包圍，南面為戈壁所掩護。作為當年玉門關邊防儲備糧秣的軍需倉庫，是保留至今極為罕見的古代中國西北邊防軍事倉儲之一。1943年，考古人員曾在此掘得石碣一個，上刻「晉泰始十一年」字樣，並掘出糜子、穀子、大麥等遺物。這說明，直到晉代，此倉仍在用。玉門關、漢長城、河倉城，透過這三處遺址，可以想像，當年的漢王朝，為平息邊患、保衛邊疆，溝通中外、加強交流，文化融合、民族和諧，曾經的氣貫長虹，曾經的艱苦卓絕，曾經的恢宏大氣！巧合的是，今年6月22日，玉門關遺址作為中、哈、吉三國聯合申遺的「絲綢之路：長安—天山廊道的路網」遺址之一，已被正式列入世界遺產名錄。

玉門關之得名，的確與古代西域和田等地的美玉多經此地輸入內地有關。卻並非如此簡單，這其中蘊涵着兩千多年漢匈兩大政權之間的折衝樽俎與金戈鐵馬。從秦代開始，匈奴就是我國北方邊境的嚴重威脅，對於建立不久的西漢政權，更是心腹大患。西漢名臣揚雄曾稱：「以秦始皇之強，蒙恬之威，帶甲四十餘萬，然不敢窺西河，乃築長城以界之。會漢初興，以高祖（劉邦）之威靈，三十萬眾困於平城（今山西大同），士或七日不食。」（《漢書·匈奴傳》）正因如此，漢王朝轉而對匈奴採取和親政策，希圖換取邊境的暫時安寧。但是，這種希望屢被匈奴騎兵的侵擾和掠奪所打破。西漢大臣晁錯寫道：「漢興以來，胡虜數入邊地，小入則小利，大入則大利；……攻城屠邑，驅略畜產；其後復入隴西，殺吏卒，大寇盜。」（《漢書·晁錯傳》）



玉門關遺址。

網上圖片

■ 青 絲

動人之肺

早年有一次赴筵宴，主人為顯盡心招待之意，特地備下鮑魚款客，有來賓不識，退席時不忿地暗罵主人太小氣，竟然用豬肺做酒席菜。如果從飲食的角度，可以從兩方面解讀這個真實的笑話：一是被從資本邏輯中剝離出來的鮑魚，味道並沒有人們想像的那麼高大上，也就是形同於豬肺；二是把豬肺做好了，可以吃出鮑魚的效果。

在諸多肉類食材當中，豬肺是不太受待見的一種。市場裡的肉攤，都是把豬肺放到一邊廉價賣，一些養有寵物的人，隔上兩三天，就到肉攤提一掛豬肺回家，剁碎了加米一起煮熟，令粥飯沾染少許肉味，以便哄騙寵物下口。如果是拿來做菜，除非有足夠的耐心，不然清洗之繁瑣，足以令人抓狂。《清稗類鈔》曰：「洗肺最難，以冽盡肺管血水，剔去包衣為第一着。敲之僕之，掛之倒之，抽管割膜，工夫最細。」

古人要吃豬肺，須提前一天做準備，把豬肺懸掛起來，對着氣管往裡灌水，然後使勁地敲打，把灌入的水擠壓出來，如是者三，方能灌淨內裡的血污穢物。接下來，用生粉把表面的胞衣搓除乾淨，再往加了酒的沸水中滾一日一夜，除掉異味後，放到野雞湯或火腿湯裡燉，即可化平凡為神奇。

這種吃法不僅費時費事，豬肺也只是一個引子，真正愉悅人的味蕾的是野雞或火腿。袁枚在《隨園食單》裡記有一個壓少宰，宴客時用豬肺席，每碗四片，是用四個豬肺浸在鮮湯裡久煮而成，嗜過的人，無不嘆為精絕，成為宴客的必備之菜。可見，用豬肺上席也並非輕慢之舉，關鍵是看烹飪的形式和手法，是否能為食客提供一種全新的口味體驗。不過，做這道菜的手續太過繁瑣，只有大戶人家能辦，想要改換口味的時候，即吩咐下人籌備，無需自己動手。所以袁枚日後嘴饞想起，也只能感嘆「近人無此工夫」。

當然了，布衣小民也有自己的吃法，且多是借豬肺味鹹性平的食性，作為燉湯的食材。尤其是氣候乾燥的秋冬季節，人們把豬

肺治淨，用醋、酒浸泡去腥，然後加上無花果乾、雪梨一起煲湯，湯水甘醇而不失清潤，且有清熱除燥的食效，是主婦對家人表達關愛的一道親情湯品。如果是上火了，有咽喉乾痛、咳嗽的症狀，人們又會改用青橄欖與豬肺同煲，不僅美味，更重要的是健康。這種由不同食材組合出的新意，於湯湯水水中迸出了火花，也隱含了一種自然輪迴的飲食哲學。

另外把豬肺用鹽水滷了，加上芹菜、辣椒一起爆炒或紅燒，也是不同的吃法，亦頗為爽滑入味。民國時期，張學良駐守東北期間，就特別喜歡用豬肺烹製的菜餚。身價低端的豬肺，既能成為奢靡生活的象徵，亦能成為平民餐桌上的樸素一味，這種多變格局，儼然驗證了它的良好兼容性。

■ 豬肺湯。 網上圖片



半個世紀才來看您
青山碧水潤的嫵媚與嬌豔
萬木爭寵
飛鳥比高
匍匐在您的博大的懷抱
聆聽您藏匿了千年萬年的
一隻隻淒美悲壯的故事
留下了無數穿越時空的謎底

那泓明月湖
是您多情的眸子
清澈而深邃
那漫山遍崗的山花
是您俊俏的容顏
絢爛而奪目
大黑山是您血脈相連的子孫
走過林海的風
是您傳神的語言
神奇秀麗的美人松
讓萬千朝覲的民眾
懷揣一顆敬畏生命的虔誠之心

長白山

俞慧軍

亦有可聞

■ 龔敏迪

馬牌與徐霞客的污點

徐霞客遊歷中使用官員提供的「馬牌」，無償得到了驛站的服務。這是否是他的污點？不久前看到報紙上有了爭論。

明朝開國之初，朱元璋就嚴厲規定：「非軍國重事不許給驛」。但就像果子熟了就要開始腐敗一樣，明朝自正德、嘉靖以後，政治的日益腐敗，使驛站無視規定的弊端也日漸顯現了出來。且不說正德皇帝和司禮監劉允通過驛站大肆揮霍。但凡有一點權勢者，都樂意令其為自己和親友提供無償服務。於是驛站又成了眾多權錢轉換、合法侵害百姓的機構之一。徐霞客在廣西也從參府中軍唐玉屏手裡，得到了一塊作為饋贈之物，可以證明其有權利利用驛站設施的馬牌。馬牌不用，還可以「折騎銀於驛，以為舟資」，雖然有時「營中以折馬錢至，不及雇騎者十之二」，它畢竟是可以兌現的「有價證券」。

崇禎十年，徐霞客來到廣西太平府近郊壺關的映霞庵，偶然遇到了儒生滕肯堂父子。於是這位「居城中千戶所前」的滕肯堂出主意說：「須得參戎一馬符方妙，明晨何不同小兒一叩之乎？」徐霞客「謝不敏」，但滕肯堂繼續做順水人情，說：「無已，作一書可乎？」四天後的十月初十，馬牌送到。十八日「站騎已至」後出發，一直到十二月初十到南寧，他享受了近二個月沿途抬肩與、挑行李和吃住的無償服務。

這期間，他與驛站有關的下層人員也幾乎每天都在博弈：十月二十一日「上午始得夫」，到恩城「州帥趙病臥，卒不得夫，竟坐待焉。其館甚陋，蔬飯亦不堪舉箸也」；二十五日「館人才取牌聚夫，復不成行」；三十日「夫終不來，蓋此處鋪司奸甚，唯恐余往歸順，屢以安南彝人滿道恐嚇余」，「下午夫至，止八名」；十一月初二「飯後夫至，少二名，以婦人代擔」，「候夫甚久，以二婦人代輿」；初三日「而村小夫少，半以童子代輿」……如此缺員、拖延、推諉的情況幾乎天天發生。二十一日和二十二日「夫哄然散去」後，他「執一人擊之」，而且「檢行李，失二雞」，「飯後村人以二雞之，比前差小」；二十三日則「及升輿，少三人，遍入山道之，比至，日已西入山，余有戒心，竟止不行」；二十五日「與夫遂哄然散去，時日已薄暮，行李俱棄草莽中」，只好又回到出發的地方讓人去取行李，但「其人復遁去，余追之，執於前捨架上，強之下」，「老人懼余鞭其子若孫，余論以不責意，以晚餐，其子跛立，余叱令速覓夫」；十二月初十「有奸民三、四，索馬牌看，以牌有馬，不肯應夫」，「久之，止以二夫肩行李，輿與馬俱一無」……

管事的小吏也要與他博弈，十一月二十七日徐霞客生日這天，「鋪司籌甚，竟不承應，無夫無供」。次日午後，忽以馬牌一擲還，云：「既為相公，請以文字示」。大概是管事的初通文墨，濫竽充數的又見得多了，要試試他沒有真才學。於是徐霞客雖「余拒無文」，還是給了此人一首詩，結果回覆是：「有德者必有言，有言者亦必有德」。雖然不通而無聊，但徐霞客還是又「漫書一文」作了回覆，然後又得：「子路拱而立，止子路覆」之語，他又胡亂寫了些回覆，於是就有了雞酒米肉招待，這晚他吃到了牛肉！

也許這也都符合當時貴賤之間的倫理，兩者的意願是無法完全重合的。所以徐霞客毫不隱晦地做了記錄，好像並沒有覺得這是據公為私，欺壓底層的污點。他也似乎沒有感受到與來自所謂精英階層完全不同的輕蔑和侮辱，以及對於損不足益有餘的憤怒。他此行帶的兩個僕人，一個剛走了半個月，在杭州附近就逃掉了；另一個是願行，陪伴他走了三年，受盡勞累，還在遇盜時受了四處傷，最終還是捲逃而去，也說明了同樣的問題。徐霞客並不追隨願行，但還很感傷地說：「但離鄉三載，一主一僕，形影相偕，一旦棄余於萬里之外，何其忍也！」然而，他要完成自己的壯舉，卻何曾多少關心過一點他人的意願和利益？南寧之行以後，徐霞客繼續記錄：十二月十二日「陸公自餞余，且有厚贖為饋，並馬牌薦書相界」；次年三月初六「以一書畀吳守備，得其馬票。韋亦為余索夫票於威輝使，」……

徐霞客無疑是偉大的，但誰在不承認，或者為什麼不承認這是他的污點呢？



徐霞客

網上圖片